



母親

海 默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母親

海 默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母 親

海 獸 著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官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2 7/8 印張 53,000 字

195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60,000

統一書号: 10009·33

定價(6)二角四分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寫革命母親英勇斗争的电影文学剧本。

一九二二年，王淑靜和丈夫帶着孩子从鄉村流亡到城市。丈夫和大兒子承文在工厂找到了工作。承文参加了党。后来，丈夫在工作中被燒死了。承文因積極参加工人斗争被敌人逮捕了。母親經過多年的鍛煉和党的教育，認識了自己的前途，他不但沒有灰心喪气，相反的更積極的進行斗争，参加了党，接替了兒子的工作，在万分困难中坚持斗争。承文出獄后，被派到農村去；他的爱人顏佳送走他后，就到这城市領導工人运动。母親幫助兒媳團結教育工人，擴大党的影响；打击敌人。二兒子承武長大了，也参加了革命，母親又送走兒媳和二兒子到解放区去；自己仍坚持城市工作。她忍受了敌人的迫害和監獄的刑罰，一直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本書就是通过这些斗争，塑造了英雄母親的光輝形象。

AD54/02

序 場

一九二二年。

素称廣闊的冀东大平原，可是今天，在十月的田野上已看不見一莖生長着的青苗，洪水把一切都淹沒了。留在水面上的只有幾处屋頂、一兩棵高粱穗和远方划行着的木船。

清晨，陽光在水面蒸起一層薄霧，隨風向北飄去。

在飄散的薄霧後面，呈露出一條漫長的泥埂。泥埂上印着大小不同的六隻腳印。再向前，就看見了三雙沾滿泥漿的腳，迎着朝陽向東南方滯重地挪動着。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三十多歲的妇女，她一手托着背土沉重的包袱，一手領着一个十四歲的男孩子。在她後面丈餘远的地方有个挑着担子的男人，担子的一头是洪水後僅剩下的幾件鍋、碗、瓢、盆和一架舊紡車，另一头是一个不足四歲的男孩子。

这家人，男的叫梁遇厚，女的娘家姓王，大名叫王淑靜，不过鄉裏人都叫她梁王氏。他們的兩個孩子，大的叫承文，小的叫承武。

走着，前面忽然傳來一陣孩子的啼声，这声音虽然微弱沙

壓，可是在這死寂的曠野裏顯得特別清晰。王淑靜抬起頭向四週看了看，城市還隱沒在遙遠的霧中，從城市到這兒連一個村落也看不見，只有半里外的遠方尚有一棵被淤泥埋掉半截的楊樹，樹葉早已被吃光了，剩下幾根光禿的枝樑，支撐着陰沉欲墜的天空。

在這個母親抬頭覓望時，使人第一次看清了她那秀美的面孔。儘管飢餓奪去了她臉上的血色，可是那勻稱的輪廓，那微眯的眼所閃射的含蓄的光彩和她那經常抿起來的、單薄但又顯得有毅力的嘴唇，都可以看出她也是從美麗的青春時代走過的。生活的殘酷折磨並不能消蝕掉她的風韻。她現在梳的是冀東婦女流行的元寶頭，額前留着稀疏的幾絲長劉海，左鬢的頭髮由於長久未梳理已有一綹鬆散下來，所以她經常要抬手把它掖在耳邊。她的衣服已看不清布紋了，但從式樣上還可以分辨出她是冀東沿海一帶的鄉下人。她的上身穿着一件高領、肥袖口、寬下擺的緊小褂，下面穿了一條散腿鑲寬花邊的褲子。這褲子乍看很像裙子。

至於她的丈夫，則是一個能肩負任何艱苦生活折磨的忠厚人。他只穿了一套普通的農民褲褂，臉顯得很蒼老，堆滿了細碎的皺紋。他的鬍子不多，可是生得很雜亂。眼睛得很大，卻沒有光采。

他們的大兒子緊緊地跟在母親的後面，如同拴在車轅上不知疲倦的小馬駒一樣。小兒子在担子上睡着了，腦袋像掉下來似的垂着。

孩子的哭聲一直沒停，而且就在附近。母親的慈心被攪

動了，她張望着向前跑去，直到她跑近樹下，才發現這是一個不足四歲的小女孩子。她一手抱着一隻喜鵲，一手不住向天空亂抓，她那嘶啞的聲音已听不出是喊爸爸還是媽媽，可是奇怪，這兒就連她的哥哥弟弟也不見一個。

他們很自然地走到孩子跟前都站住了，做母親的尤其不忍心，立刻上前把孩子抱了起來。

孩子看看她，好像找到了依靠，立刻止住了啼哭。她拍了拍孩子，又用手抹去了孩子的淚痕。孩子很懂事，立刻用小手攬住她的脖頸，將她緊緊抱住。

梁遇厚經過這一陣，已歇過腳來，向妻子招了招手，挑起担子又向前走去。

母親剛忍痛地將孩子放下要隨他走，可是孩子又放聲大哭了，並且在泥地上緊爬了幾步抱住了她的腿。她只好站住，她沒有立刻將孩子抱起來。以她們現在的處境，再也不能增加一口人吃飯了，可是她又不忍心看着這樣乖的一個孩子活活餓死。她呆呆地看着孩子那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可憐的小臉，不由得自己的眼淚也像串珠似的淌了下來。

梁遇厚沒走出多遠，回頭一看這景象，也不忍心催她走了，立刻放下担子，彎腰取出最後一塊乾糧，掰了一半走過來遞給孩子：“吃吧！一會兒你爹媽就回來了。”他說完，悄悄拉了王淑靜一把。她沒辦法，只好掉頭隨他走去。

然而孩子好像知道爹爹媽媽再也不會回來了，再也不會這樣善心的人關心她了，她要叫，那沙啞的喉嚨却叫不出聲來，於是絕望地張開了兩隻乾瘦的小手。她手裏的乾糧掉在

地上，另一隻手裏的鳥兒飛走了，飢餓的鳥展開無力的翅膀剛飛了兩下，就栽落在樹下淤泥裏。

母親又返回來了，她凝神地看了看，一句話也沒講，立刻取下背上的包袱放在梁遇厚的担子上，把孩子抱在懷里。

在母親剛要走時，孩子又指了指樹下那個垂死的鳥，母親過去撿起來，交給了孩子。

孩子說了話：“昨天晚上我餓，爸爸說沒有吃的，就給我抓了這個雀兒。媽說：‘睡吧！一會兒就跟着雀兒飛到天上去了，天上什麼吃的都有。’我就睡着了……”

孩子淒慘的敘述使母親不忍心再听下去，她極力忍着讓眼淚不要流下來。孩子眼巴巴地瞅着她，她不得已只好仰了仰頭，躲開孩子哀懇的眼光。終於她忍不住了，淚水奪眶而出，滴到了孩子的小臉上。她沒拭自己的眼淚，反而替孩子把臉上的淚漬抹去，同時憤怒地說了一句：“這叫個什麼當媽的？捨得把孩子扔了。”母親把孩子抱得更緊了，孩子也乖，立刻將小臉貼在她的頸子上。

他們又繼續向前走去。還是那六隻腳印，可是走得更艱難了。

二

泥濘的道路，但這已是一個小城的街道，無數隻穿着粗襪破靴的腳從這條道上走過去。

這兒就是城市中心的正陽大街。這條街上最顯眼的是一家當舖，很遠就可以看見它那監獄似的高牆和牆裏露出的兩

截舊式小樓。另外，還有幾家兩三間門面的雜貨舖和糧店，以及一家門口有木棚的錢莊。

所有從這裏走過去的人手裏都拿着水瓢或是提着瓦罐。人們走出大街擁向一個不大的廣場。夕陽在離開大地前熱情地放射着絢爛的光彩，從街邊垂柳的間隔中橫射過來，把長長的人影投到路邊低矮的、石砌的房頂上。

這個廣場現在成了臨時粥廠。靠牆的一角搭起兩排蓆棚，棚內並列着幾十口大鍋，鍋裏冒着騰騰的熱氣。一個手拿長柄鐵杓的中年工人正挨次給每個人盛着小米和高粱麵混合煮成的稠粥。

梁家一家人走來。孩子們這時已經都從担子和背上放下來了，母親牽着承武和喜鵲走在前面。當他們正奇怪地觀望着這兒的景象時，忽然傳來一陣高亢的演講聲音。母親抬頭看去，一個穿着大褂的青年，正站在一個平房頂上，手裏拿着喇叭筒子講着：“咱們的罷工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看，南洋新加坡的工人弟兄捐大洋五百元，交通大學捐大洋……”

在他講的時候，領粥的羣眾看着他，母親和梁遇厚也看着他。

青年的聲音還在講：“咱們一定要堅持罷工到底……如今俄國革命已經成功啦，那兒的工人已經掌了國家大權啦，只要咱們全體工人一心一德，一定能把資本家打倒……”

在一個牆犄角上，有幾個流氓將木棒掖到袖口裏，擠了擠眼，向這兒走來。

青年的話已經講完，從房頂跳下來擠進人流中。

這時，已經有些人領到粥在牆根旁吃起來，梁家的孩子們早餓了，貪婪地看着吃粥的人。

青年走到這兒，梁遇厚一把拉住他說：“先生，這是官家捨的嗎？”

“呸！官家他會管……這是工人自己辦的……我們罷工啦！”

“啊？”梁遇厚還不明白他這句話，回頭看了看王淑靜，剛想走，青年向他招呼道：

“來吧！沒飯吃的同胞們，過來吧！”

梁遇厚領着一家人猶疑地剛走進了領粥的行列，蓆棚附近已經喧鬧起來了，人流湧向蓆棚。

蓆棚裏，一羣流氓舉着棍棒呼叫着向阻攔的人羣打過去。

粥鍋打翻了，熱粥流到地上，一個婦女抱着孩子倒在滾熱的粥鍋旁。

“打呀！打呀！”人們混亂起來，遠處吹起哨子，響起槍聲。

一棵古槐，槐蔭下有個低矮的門樓，門打開，一個白髮龍鍾的老太太慌張地跑出來。

這時，梁家一家人也逃進巷內來了，母親一眼認出了她，忙叫道：“這不是他舅姥姥嗎？上哪兒去呀？”

“喲！”老太太驚訝地看了看他們這狼狽的樣子，忙問道：“你們這是怎麼啦？”

“大水把什麼都冲光啦，听說工廠裏用人……”梁遇厚忙說明來意。

“別提工廠啦！你們听听，準是又打起來啦！”

“他大兄弟不是在廠裏嗎？”母親也問。

“別提那不長進的东西啦，我這不是正要去找他嗎？他就沒有一天給我好好掙錢養家呀，整天跟着一幫窮党去惹事生非……”

她正說時，幾個工人和剛才講話的那個青年把在粥廠裏給人盛粥的那個中年工人抬來了。

“大娘，快！他……”青年急促地說着。

老太太看清是自己的兒子，慘叫一聲，撲倒在地上：“我的命呀……你一點也不听我的話呀，不可憐你的媽呀。”她哭叫着，抬頭看見那個青年還站在一旁，立刻上前抓住了他：“姓鄧的，都是你，你把他領壞了……”她狠命地揪他的頭髮，像發了瘋一樣地嚎叫着。

青年的臉被抓破了，他不想分辯什麼，只是尽可能的招架一下。老太太直到力氣用盡，兩手一舉，昏倒在地上。

梁遇厚連忙和姓鄧的青年上前將老太太和受了傷的工人一起背進屋裏。

這時，突然有一羣警察推着幾個細綁起來的人從王淑靜身前走了過去，王淑靜感到恐懼起來，慌忙地將梁遇厚挑來的担子担起來，領着孩子們走進門內。

她們剛進了門，那個姓鄧的青年也恰在這時往外走。“快回去！”王淑靜攔住他：“年青青的人，惹事有什麼好處？”青年

看着她那慈善的臉色，只好信任地退入門內。

孩子們還向門外觀望着，王淑靜斥了他們一句：“進去！”在她剛想進屋關門時，突然被一個警察從身後將她揪住了。警察兇暴地問她：“剛才有人跑過來沒有？”

“沒看見！”王淑靜搖搖頭。

“說實話！查出來砍你的頭！”警察用刺刀在她面前晃了晃威嚇着她。

“我們剛從鄉下來，什麼也不懂。”她說完，拥着孩子躲進了門內。

門關上了。

第一 部

三

六年以後。

還是梁家走進去的那個門。門庭已經破舊了，漆皮也在開始剝落。

現在，正是上工的時候，汽笛一聲接着一聲響起來。所有的屋頂都升起了炊煙。

梁家門前，那棵老槐樹枝頭已掛滿了雪絮，在晨光輝耀下，像一叢初開的臘梅。

門打開了，一會兒，梁承文從黑暗的門洞裏走出來。他已經二十歲；瘦長的身材有點像他的媽媽。他穿了條毛藍粗布棉褲，上衣是煙色對襟小棉襖，襖上有三個口袋，胸前的小口袋上還加縫了個裝尺的布兜。他戴着一頂沒沿的破半截禮帽，背後還揹了個裝飯的瓦罐。

承文迎着早晨的陽光亮了個拳式，轉向通往工廠的道上走去。

這是個不太明朗的清晨，低氣壓將高大煙囪中噴出的濃煙逼迫下來在地面散開，濃煙中夾帶着煤屑，將潔白的雪地撒上了一層黑色斑點。

出了巷口，正是通工廠的正陽大街，在這白雪粉飾過的大地上，唯有這條街是純黑色的，無數隻腳從這條街上走過去。

承文剛走出巷口，王淑靜從門內追了出來。她只穿了身單褲褂，簷前的雪粒被風刮下灌進她的脖領，不由地使她冷得抱住了兩肩。“承文！”她叫了一聲。承文連忙返回來，她先將承文拉到自己跟前，用雙手幫他把領扣扣好，然後，把兩個長了毛的乾饅饅遞到他手中。

“家裏又沒有吃的了吧？這不是留着作麵醬的嗎？”承文問。

“不要緊，我的洗衣服錢就取回來了。”

“媽！您別再多攪活計了！”承文一面說，一面又偷着將乾饅饅放進母親兜內。

“多嘴！你讓我少操點心就行了。”

恰在這時，一隊警察從街口走過去，母親忙把承文遮在身後。

“您別怕！”承文安慰着媽媽。

“說實話，你到底是幹什麼去？”

“上班去啊！”

母親撇着嘴笑了笑，又瞪了承文一眼：“你給我小心點！”

承文有些不好意思，轉身跑走。他跑了幾步，母親又囑咐道：“早點回來，今天……”

“我知道！”承文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可您千萬別叫他再去打連班啦！”

承文走去。母親撲撲衣服上的灰塵要回家，摸到了剛才

給承文的乾餛飩還在兜內。“這個孩子……”她嘟囔着剛想往回走，發現梁遇厚已走出門來了。

梁遇厚看來正在病中，額頭上有三個火罐印，脖頸上招出三條紫痕。他肩上披了件破棉襖，腳上穿了雙酒鞋。王淑靜一看見他，立刻跑上前將他拉住：“回家去！”

“哎！”梁遇厚雖然答應着，却仍然往前走。

“你不能再去啦，夜班剛回來不到一個鐘點。”

“哎！”他還是這樣答應着朝前走。

“今天是你的生日！”她追到門口用懇求的聲音說，“六七年啦，你從來沒在家裏好好地呆過一天……啊？我已經叫承文早點回來了，咱們一家人也在一塊兒團圓團圓。”

“哎！”他順從地往回走了兩步，想了想，又轉身向工廠走去。

“唉！”她像重複着他的哎聲一樣的嘆了一口氣，只好追進一步，將剛才承文沒有收下的兩個乾餛飩放到他手中，由他走去。

這時，一個微弱的女孩子的哭聲從屋裏傳了出來。

在梁家外間屋的鍋台旁邊，喜鵲坐在一隻小板凳上委屈地哭着。

母親奔進屋裏，剛要問，忽然一個男孩子的聲音在她頭上喊道：“你越哭我越不給！”

母親抬眼一看，原來承武已爬到了門框上，手裏拿着一塊紅薯，正逗着喜鵲。母親連忙一伸手將他的紅薯奪下來遞給

了喜鵲，然後把喜鵲抱在懷中，為她抹去眼淚：“丫頭家，眼淚怎麼那末不值啥。”

承武還在門框上蓋着她：“你要是不哭我就不搶你的了。”

“她小，你欺侮人家，沒臉！下來，去把剩下那兩塊山藥放在炕洞裏烤上，你們倆吃了吧！”

沒等她的話說完，承武已經一步跨到鍋台邊的短牆上，從房樑的鉤子上取下了山藥籃子，他取出兩塊山藥剛要放進火盆內，一想，小眼睜了睜，忙問母親：“那……上工的人吃什麼？”

“吃吧！把我洗的衣服送去就取回錢來了。”

承武的小手將火盆內的灰扒開，將山藥埋了進去。

四

清晨的陽光被隔在瀰漫着煙霧的市街以外，梁承文在蒙蒙的煙霧中向工廠路上走着。突然，從一個斜胡同內跳出一個人來。走近了，他看清是老鄧。

老鄧已是這一帶工會的負責人了。他穿了件藏青色的長袍，下身是一條灰色舊西裝褲子，這褲子短得連那雙開了綻的方頭翻毛皮鞋都遮蓋不住，如果說六年前他還有點像個大學生，現在看來却老練多了，甚至他的外形在某種程度上倒更像一個游手好閑的人。他跳到承文面前，一伸手把承文头上的破帽子抓起戴到自己頭上，又把棉袍挽起掖到腰裏。

“又跟上啦？”承文小聲問。

老鄧點點頭，向身後睨了一眼。這時，一個瘦小身材的

人从斜胡同内走出。老鄧用肘碰了承文一下：“認得不？”

“他呀！叫沈持伍，秧子貨，父親是包工頭，姐夫在公安局裏。”

“哦！回頭到你家再詳細說吧，去找王老德他們來。”

“好。”承文向後瞥了一眼，見沈持伍已經走近，忙說：“你先走吧！”

“給我，把尾巴割掉！”老鄧說完，加快了幾步，怪腔地哼着句京戲走去：“惱恨那呂子秋為官不正……”

承文故意放慢了腳步。沈持伍走上前來。

“剛才那是誰？”沈持伍問。

“包工大概上的。”

“不對吧？”沈持伍要往前追。承文立刻一把拉住了他：“你這小子，昨天晚上贏了多少錢？抽個頭兒！”

“別扯淡啦！”沈持伍摔開他的手。

“嘿！有了錢就不認得人了，哪兒去！”承文上前一腿將他絆倒。

老鄧隱入一個背巷內。

在一堵面向大街貼着各色廣告的牆上，有一隻手貼上了一張傳單，張貼的人是王老德。

王老德年紀有四十多歲，方額大臉，雖不胖却有個雙下巴，因為他的鼻窩腮邊連眼角都染滿了煤污，所以顯得他那個白白的像糖蒜一樣的鼻子特別注目。

他貼完了傳單，看看四週無人，剛要走，梁承文却已走到